

搜狐原创
yc.book.sohu.com



腾讯QQ向两亿四千万用户诚挚推荐的超人气小说
雅虎年度小说搜索第一 百度年度风云榜前十名

修订足本

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



石章鱼◎著

一个私生子

从人质到帝王、一统天下的成长和权谋史

多位奇女子

感天泣地的纯情和香艳史

全新大结局

盖世功臣，血色黄昏

飞

龙

卷

5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修订足本

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

石章鱼◎著

全新大结局

盖世功臣·血色黄昏

飞龙卷

5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5/ 石章鱼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8
ISBN 978-7-80195-702-3

I. 三… II. 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6476 号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5)

作 者 石章鱼 著
责任编辑 郑闯琦
责任校对 曹 晓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0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702-3/I·374
定 价 24.00 元

作者简介

石章鱼，江南才子，网络上人气最高的历史小说作者之一，他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经连载，就引起广大网友热烈追捧，被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多次荣登新浪、搜狐、起点中文网等各大网站阅读排行榜三甲。

震撼情节

与藏獒搏斗
命悬一线

半夜盗墓
墓地整体下沉……

角斗士
杀死战友方生

内容简介

不得志的大康国三十一皇子胤空主动到秦国当人质，经过数番生死劫难和多次惊艳情事，最终在众多奇女子和谋士、武士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故国，夺取帝位，一统天下。这是一个私生子，从人质到帝王、一统天下的成长和权谋史；多位奇女子，感天泣地的纯情和香艳史。

敬请期待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大结局

责任编辑：郑闯琦

封面设计：米 大象设计工作室·陈树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有奖征集活动

1. 评文论书

盖世英雄，倾城佳人，权谋之术，人情世故……无论是慨叹赞颂还是满腹牢骚，只要与“三宫”有关，皆可论之！

2. 同人短篇

视角不限，挑选书中任何一个角色，翻写或虚构任何一段故事……填补遗憾，挥洒幻想，谱写属于你自己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3. 经典言论

诗词歌赋，说英雄，论美人，话权谋，寥寥数语，抒尽胸中丘壑！

活动要求：不以字数为限，但求经典精致，要求原创，抄袭必惩。

奖品列表：“三宫六院图书”（套）

QQ公仔（实物）

10 ~ 50Q币

以上奖品任你选，数量不封顶，入选的精品多多，奖品多多！

最终将评出最优奖1~3名，给予金钱奖励，100元/千字，字数不满千字的作品按千字计。

活动详情请登陆：腾讯读书频道——幻想盟Q吧

幻想盟Q吧地址：<http://qbar.qq.com/huanxiangmeng>

腾讯读书频道拥有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本次有奖征集活动将圆你一个“三宫”梦！

心动大奖等你来拿！

4. 活动时间

2007.06.25 ~ 2007.09.25

目 录

第一章	护短	1
第二章	鸿门	16
第三章	惊变	25
第四章	过关	36
第五章	接应	47
第六章	突变	58
第七章	命理	69
第八章	循环	79
第九章	不杀	90
第十章	怒火	99
第十一章	宴请	111
第十二章	往事	122
第十三章	聚散	132
第十四章	省亲	144
第十五章	难民	153
第十六章	刺穴	164
第十七章	决断	174
第十八章	蜕变	185
第十九章	针锋	196
第二十章	同眠	207
第二十一章	红尘	219
第二十二章	天威	228
第二十三章	宫变	238
第二十四章	正邪	249
第二十五章	赌约	261
第二十六章	色动	271
第二十七章	曲谐	282
第二十八章	亲情	293
第二十九章	战前	306



護短



第一章·护短



我缓缓将酒杯放在桌上，等待着赤鲁温的下文。

赤鲁温道：“拓跋淳照登上皇位虽然没有几天，可是已经着手改造北胡的大政方针，将经营畜牧、军备的权力收归国有，这对我这种商人来说，无异于天大的打击。”

作为一个王者，我可以理解拓跋淳照的做为，北胡经历了这场战事整个国力处于极度衰弱的时候，他肯定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国库重新充裕起来，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把握国内主要的经济命脉，压缩民间商人的利益。

赤鲁温道：“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大汗早晚都会向我们这帮商人下手。”

我笑道：“既然如此，赤鲁温兄干脆去大康经营，我可以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安稳的环境。”

赤鲁温呵呵笑了起来：“多谢平王殿下美意，不过大汗短期内还是不会对我们有所行动的，我只是将自己的担心说出来而已。”

我微笑道：“其实拓跋淳照应该可以想到，如果对你们太过苛刻，只会将北胡衰落的经济变得雪上加霜。有些时候压制还不如扶植，达到共荣才是真正高妙的决策。”

赤鲁温望着我双目中流露出欣赏之色，他试探着问道：“平王殿下这次来北胡恐怕并不是单纯为了奔丧吧？”

我点了点头道：“大汗邀请我前来是为了和我进一步加强盟约。”

赤鲁温道：“这次战争让北胡损失惨重，大汗和周边修好应该在情理之中，不过他为何不选择大康而选择殿下呢？”

赤鲁温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并非没有考虑过，我的答案是拓跋淳照已经

看到了我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我已经引起了他足够的重视。

赤鲁温道：“有件事我必须提醒平王殿下，拓跋淳照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的行事往往出乎他人的意料之外，和此人相处，殿下还是多加小心。”

我重重点了点头。

赤鲁温笑道：“本来说好为殿下洗尘的，说着说着居然又回到政治上去。”他压低声音道：“北胡最好玩的地方便是销金窟，里面有不少各族的绝色佳丽，不如我带殿下去见识一下。”

我微微一怔，暗忖到，自己刚刚来到北胡，而且是来为拓跋寿缮吊孝，去那种场合若是被人撞到，岂不是十分不妥？我很多时候必须要顾及自己的身份。

我摇了摇头道：“还是算了，等以后再说吧！”

赤鲁温猜到我的顾虑，微微一笑，也不勉强，他低声道：“夜色已深，今晚殿下便在我的府邸中歇息，明日再返回公主府不迟。”

我点了点头，打了个哈欠道：“我真的有些倦了，赤鲁温兄为我安排一下，我想歇息了。”

赤鲁温笑着站起身来，为我引路。

刚刚走出房门，便看到下人慌慌张张走了过来，恭敬道：“主人，门外有一位叫突藉的人，口口声声要面见平王殿下。”

赤鲁温回身看了看我，我心中隐然觉得发生了事情，不然突藉不会如此匆忙赶来，我慌忙道：“赶快请他进来。”

突藉的表情显得有些惊慌，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主人，大事不好了，雅克他们在销金窟跟人大打出手，事态已经惊动了城内的驻军。”

我不禁攥紧了双拳，雅克果然带着狼刺他们去寻花问柳了，他居然在这个时候给我惹事，真是混蛋到了极点。

赤鲁温关切道：“知不知道和他们发生冲突的是什么人？”

突藉摇了摇头道：“我并未跟他们进去，一直在外面赌钱，便看到销金窟外围满了人，里面已经大打出手了，我便慌忙去府中通报，后来才知道主人到这里做客。”

我低声道：“绿珠公主知不知道？”

突藉道：“我没敢惊动她！”

我点了点头道：“带我过去，我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赤鲁温道：“我跟你一起去。”他在乌库苏城内人脉广泛，跟我前去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等我们来到销金窟前的时候，果然看到门外被北胡士兵包围得水泄不通，为首的将领和赤鲁温十分熟识，赤鲁温微笑着走了上去，和那将领耳语了几句，重新回到我的身边，表情显得极为凝重，低声道：“麻烦了，你的手下将博贴尔元帅的儿子忽乎给伤了！”

我心中不由得一沉，此时听到楼上一个粗豪的声音叫道：“王八羔子，有种

的一个一个跟老子比过，想倚多为胜吗？小心我将这龟儿子的卵蛋给割了。”

从声音我听出是雅克在说话，皱了皱眉头，早知道他这么喜欢闹事，我这次就不该带他同来。

我向赤鲁温道：“赤鲁温兄，你跟他说一声，我去里面将这件事情解决。”

赤鲁温点了点头又来到那将领身边说了几句，那将领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周围士兵闪开了一道缝隙，我从容迈步走了进去。

销金窟内一片狼藉，桌椅板凳被砸得残破不堪，杯碗碟盆摔得到处都是，显然刚才这里经历了一场大战。

几名绢裙轻薄的胡女正蹲在桌下瑟瑟发抖，十多名胡人武士躺在地上哎哟不止，看来伤得不轻。

我迈步走上二层楼梯，却见雅克和狼刺每人抓着一个胡人大汉的臂膀，正作势要向楼下丢去，那胡人满脸都是鲜血，不住悲号，应该就是博贴尔的儿子忽乎。

他们没想到我会上来，两人都是一怔。

我冷冷道：“雅克安答，你果然没跟我惹事！”

雅克气呼呼道：“这混账居然当着众人的面要强暴叉塔族的女孩子！”

我这才知道今日事出有因，转身望去，却见一个瘦弱的小女孩蜷曲在墙角处，看她的年纪最多不会超过十一岁，衣裙被扯破了数处，露出羊脂般的肌肤，一双大大的眼睛流露出无比惊恐的目光。

我低声道：“你们先放开他再说！”

雅克道：“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怒吼道：“我让你放开他！”

狼刺吓得率先将忽乎放开，雅克犹豫了一下，终于也放开了他的臂膀。

忽乎瘫倒在地，嘴角处仍然有鲜血不断流出，我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证实他仍然还有呼吸，这才稍稍地放下心来。

雅克脱下外袍，为那名叉塔族的女孩披在身上。

这时从四周紧闭的房内先后走出了几名胡人女子，围住那女孩，轻声安慰着，那女孩过了许久方才从惊骇中回过神来，大声哭泣起来。

雅克犹未解恨道：“这龟儿子无耻到了极点，放着这么多的美女不去光顾，偏偏想去强暴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儿！”

我怒道：“你以为自己比他高尚吗？”

雅克还从未见到我发这么大的火，一时间呆在那里。

我强忍愤怒道：“他老子是北胡大元帅博贴尔。”

雅克愤然道：“那又怎地？”他显然也意识到闯下了大祸，声音不由得低了许多。

楼外的北胡士兵已经冲入了楼内，那为首将领和赤鲁温一起来到我们的

身边，他从赤鲁温的口中已经知悉了我的身份，言谈之中显得颇为恭敬。

他和我来到僻静之处，低声道：“平王殿下，这件事卑职恐怕不好交待。”

我微笑道：“你先将忽乎救走再说。”

他苦着脸道：“忽乎公子伤成了这副模样，元帅那边我该如何解释？”

“你不必担心，我明日一早便会亲往元帅府中致歉。”

那将领也明白此事两边都开罪不得，左思右想终于决定：“平王的几位手下在事情没有处理完之前，绝不可离开公主府。”

我点了点头道：“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难为。”

赤鲁温又将那将领拉到了一边，显然又偷偷做了些功夫，总算将那群胡人支走。

经历了此事，我也不敢继续在销金窟常留，生恐回头博贴尔让人过来寻仇，慌忙带着雅克几人返回了公主府。

雅克几个都知道自己惹下了大祸，一个个默不作声，我生恐惊扰了绿珠休息，将他们带到书房之中。

雅克率先道：“这件事都是因我而起，和他们几个没有关系，你要怪便怪我吧。”

我叹了口气道：“现在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既然发生了事情，我们便要将它尽快解决……”我停顿了一下道：“不要忘了，任何时候我都会站在你们一边。”

他们几人的目光之中顿时流露出激动之色。

雅克道：“那忽乎如果不是太过分，我也不会下如此的重手。”

我沉吟片刻，毅然道：“你们几个马上离开北胡！”

雅克和狼刺同时道：“不行，我们决不离开！”

我怒道：“这件事由不得你们做主，博贴尔在北胡位高权重，若是存心想对付你们，你们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你们离开这里，他就算想找我的晦气，势必也要顾及到我的身份，这件事情反而容易解决。”

一直没有说话的赤鲁温开口道：“平王殿下说得没错，眼前最好的解决方法便是你们离开。”

在我的劝说之下，直接殴打忽乎的雅克、狼刺等人全都在赤鲁温的安排下，于当晚离去，处理完这件事情以后天色已经放亮。

我独自在书房内调息静坐，默运无间玄功行走周身，身体的疲倦在不知不觉之中悄然散去。睁开双目，才发现绿珠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身边，我微笑道：“起得这么早？”

绿珠轻声道：“雅克大哥他们几个是不是已经走了？”

我点了点头，有些奇怪道：“你怎么知道的？”

绿珠幽然道：“刚才乌库苏的律令官带手下过来要人，我刚巧在花园中散步。”

我笑道：“他怎么说？”

绿珠道：“忽乎的左臂和肋骨多处骨折，伤势很严重，博贴尔叔叔就这么一个儿子，这口气恐怕不会轻易咽下。”

我淡然笑道：“雅克他们也是一时激愤才伤了他，最多我跟你去他府上当面向他致歉。”

绿珠叹了口气道：“博贴尔叔叔和我父汗相交莫逆，对我向来也是极好，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也很难面对他。”

我笑着将绿珠揽入怀中：“傻丫头，那忽乎不是好好地活在这世上吗？这混蛋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想强暴那叉塔族女孩，雅克他们也不会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这种人活该给他一个教训。”

绿珠轻声道：“在北胡女子年满十二岁便会被视为成年，况且那叉塔族女子本来便是青楼中的歌妓，强暴这两个字无论如何也谈不上的。再说她现在已经否认忽乎要对她不轨，现场的其他人也没有看到忽乎做出过分的举动。”

我冷笑道：“我见过那名女子，分明还是一个孩子。至于她否认昨晚的事情，再正常不过，博贴尔在北胡位高权重，岂是她一个小小歌妓敢去得罪的？”

绿珠道：“这件事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

我微笑道：“雅克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乌库苏城，他们闯下的祸自然由我承担，你带我去博贴尔的府上，我向他当面解释清楚。”

博贴尔知斤家族在北胡的势力相当强大，世代皆在北胡朝中担任要职，博贴尔本人更是北胡的一代名将，和拓跋寿缮当年一起东征西讨，为北胡开创了大片的版图，战功彪炳，即便是拓跋淳照对他也是礼让三分。

我从绿珠的口中知道，博贴尔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可是一生只有忽乎这一个儿子，所以对忽乎宠爱之极，养成了忽乎娇纵蛮横的性情。

博贴尔的府邸位于乌库苏城西，整座府邸占地面积并不是很大，外部建筑也是朴素异常，正如绿珠所说，他为人节俭，生活朴素，深得北胡众臣的敬重。

如果不是门上匾额上书写着大元帅府四个大字，我很难想象便是这一座简朴的府邸内居住着手握北胡兵权的兵马大元帅。

我和绿珠缓步走上台阶。

那老仆微笑着躬了躬身子：“老奴蒲度坦参见公主殿下下驹马殿下！”

绿珠温婉笑道：“管家爷爷，你怎么亲自站在门口啊？”

蒲度坦笑道：“启禀绿珠公主，主人一早便让我在这里等候，说今日公主和驹马必然前来。”

我心中不觉一怔，难怪博贴尔直到现在都没有出面，他早就估计到我的动作，看来此人在剖析别人心理的方面有一定的过人之处，心中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北胡元帅又多了几分重视，看来此人并不好应付。

来到客厅，蒲度坦招呼我们两人先落座，又让下人为我们奉上酥油茶。这时我听到厅外传来脚步声，抬头望去却见一位身材高大的胡人缓步向客厅走

来，他一头花白的长发编起两条粗大的辫子垂在宽阔的肩头，两条花白的长眉凝结在一起，隐泛蓝光的虎目不怒自威，棕色胡须蜷曲在腮边颌下，他的脚步充满力度，每一步的距离几乎相等。

我和绿珠慌忙站起身来，绿珠亲切道：“博贴尔叔叔！”

博贴尔虎目有些湿润，张臂抱住绿珠，充满慈爱道：“我的好孩子，你总算回来了。”从他的眼神之中，我可以判断出，他对绿珠的疼爱的确发自内心。

绿珠想起故去的父汗，忍不住哭泣起来，博贴尔轻声宽慰下，她方才止住了哭声。

绿珠挽住我的手臂将我介绍给博贴尔：“博贴尔叔叔，这便是我的丈夫龙胤空！”

博贴尔深邃的眼眸上下打量了我数遍，仿佛一直想看透我的内心。

我用北胡人特有的手势行礼道：“胤空参见博贴尔叔叔！”我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这样的称呼可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可以消除博贴尔对我的一些敌意。

博贴尔冷冷道：“驸马殿下折杀老夫了，我博贴尔何德何能敢做你的叔叔？”

我早就料到他会对我这样回绝，心中没有感到任何的尴尬，微笑道：“您是绿珠的长辈，自然也是我的长辈，胤空对博贴尔叔叔的威名仰慕已久。”

论到脸皮功夫我自然可以跻身高手之列，有道是伸手不打笑脸人，博贴尔即便心中再生气，可是看在绿珠的面子上也不好当场发作。

“绿珠，你坐吧！”他只招呼绿珠坐下，分明是存心给我难堪。

我装作浑然不觉的样子，也在绿珠的身边坐下，绿珠握住我的手，我心中不觉一暖，小妮子倒是善解人意，这样的举动是向我表明和我共同进退。

绿珠轻声道：“博贴尔叔叔，忽乎哥哥的伤势怎么样了？”

提到这件事，博贴尔的面孔顿时冷淡了下来，目光之中掠过一丝难忍的痛楚，他的目光向我望来：“左臂骨折两处，肋骨断了三根，现在仍然是痛不欲生，驸马的手下果然厉害，出手真的够狠！”他说到愤慨之处，难忍心中愤怒，手掌在身边的茶几上重重击了一下，他虽然竭力抑制自己的力道，可是那茶几仍然‘喀嚓’一声从中折断。

蒲度坦慌忙过来收拾。

绿珠道：“博贴尔叔叔，这件事其中恐怕有些误会，这次我和驸马一起过来，便是想向你解释。”

博贴尔冷冷道：“绿珠，你知道，我拥有十七位女儿，却只有忽乎这么一个儿子，他是我们知斤家族未来的继承人，所有人都知道我在宠他，纵容他，他的确做了不少的坏事，可是无论他干了什么，我这个做父亲的都会为他做出补偿。”他犀利的目光盯住我道：“忽乎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害！”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肯定会对儿子袒护到底。

我淡然道：“元帅知道你儿子昨晚要做什么事情吗？”

博贴尔点了点头道：“我说过忽乎做的事情，我自然会为他做出补偿，那名叉塔族女子已经答应嫁给忽乎！”

“什么？”我心中不觉一震，博贴尔竟然将事情做到了这个份上，昨晚雅克和狼刺的义举岂不是变得多此一举。

博贴尔冷笑道：“我儿子和未来儿媳之间就算发生什么事情，也轮不到外人过问，你的手下不分青红皂白将我的儿子打伤，这笔账该如何算？”他咬牙切齿道：“我博贴尔从不仗势欺人，可是有人伤害了我的儿子，我决不答应，这件事你要给我一个交待！”

我看到博贴尔如此护短，知道再说下去也没有什么效果，将手中的木盒放在茶几之上，起身道：“里面是续骨生肌的灵药，元帅如果想您的公子尽快康复，尝试一下，倒也无妨。”

博贴尔怒道：“你的手下呢，难道打完我的儿子就这么算了？”

我淡然道：“我已经将他们送离了北胡，有任何事情，我龙胤空自然会替他们担待！”

我挽起绿珠的手臂，向博贴尔告辞道：“我手下做错了事，我会尽一切努力做出补偿！”

博贴尔冷哼一声转过身去。

绿珠向博贴尔告辞后，随我一起离开了元帅府。

走出门外，阿东迎了上来，关切道：“主人，有没有什么事情？”

我摇了摇头道：“我将慧乔秘制的伤药留给了他，不过这件事恐怕很难化解了。”

绿珠幽然道：“等到我见到六阿哥，让他帮忙向博贴尔叔叔解释这件事情。”

我微笑道：“这件事情还是等以后再说吧，反正我们很快就会离开北胡，以后和这位大元帅也不会有什么联系。”

绿珠点了点头，轻声道：“我们还是回去准备一下，下午还要去父汗的皇陵前拜祭呢。”

回到公主府，早有人在那里等我多时。

来人是安蓉公主的侍女淑玲，当初随主人一起嫁往北胡。

她按照礼节向我和绿珠跪拜，绿珠显然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我让下人将绿珠扶入内室休息。这才微笑道：“淑玲，可是我皇妹让你过来的？”

淑玲笑道：“殿下猜得不错，的确是公主让我来的。”

我笑道：“我正想明天去探望皇妹呢，没想到她先让你过来送信了。”

淑玲道：“公主今晚在七巧楼设宴为平王殿下洗尘，我下午便过来通知您，可巧殿下陪着王妃一起去扫墓了。”

我看了看夜空道：“现在是不是晚了？”

淑玲摇了摇头道：“公主应该还未启程哩，我们现在赶过去刚好能够来得及。”

我点了点头道：“好，你等我片刻，我沐浴更衣之后马上随你过去。”

北胡民风要比大康开放许多，女子婚后可以自由行动，安蓉能够在皇宫外约见我，足见她在北胡的生活十分惬意，拓跋淳熙并未限制她的自由。

本来安蓉也邀请绿珠一起前去，可是我看到绿珠念及亡父悲伤的模样，顿时打消了让她同行的念头，嘱咐下人好好照顾绿珠歇息，带上阿东随着淑玲一起前往七巧楼赴宴。

许久未见，安蓉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我眼前的安蓉气质雍容有度，高贵不凡，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强烈的自信。

早在她未嫁之时，我便知道安蓉向来好强，如今她已经贵为北胡皇后，可谓是得偿所愿，说起来她能有今天的地位还要多多的感谢我，如果不是我说服了静德妃，她也不会顺利地嫁往北胡。

安蓉身穿黑色貂裘，领口和袖口饰以汉族常见的精巧刺绣，金线勾勒出盘龙飞凤的图案，彰显出她与众不同的身份。

见到我走入房门，安蓉笑盈盈站起身来，娇声道：“胤空哥哥！”这样的称呼顿时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我这才留意到她的小腹微微的向外凸起，原来安蓉已经怀有身孕了。在任何的皇室中，怀上龙种都是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的有效方法，如果安蓉的这一胎是男儿，她北胡皇后的地位更加无可动摇。

我微笑道：“皇妹，不！现在应该称呼你皇后娘娘了。”

安蓉温婉笑道：“难不成我当了皇后，你便再也不认我这个妹子了？”

我哈哈大笑和安蓉相对落座。

阿东和淑玲退了出去，安蓉亲自为我斟满酒杯，轻声道：“大汗生恐我不适应北胡的饮食，特地从大康请来了三位御厨，我一个人哪里用得上这么多的厨师，所以让他们三个轮流当值，闲暇时间便给了他们银子，让他们在乌库苏城内开了一座七巧楼，原意是想消磨一下时光，让来北胡经商的汉人有个思乡的去处，而我可以经常听到乡音乡语，没想到这短短的一年时光，七巧楼竟然成为乌库苏城内最兴隆的酒楼之一。”

我笑道：“皇妹经商的水准也是一流，我这个做皇兄的自叹弗如啊！”

安蓉笑道：“胤空哥哥又何必太过谦虚，大汗平日里最为赞赏的就是你，你在宣城做出的业绩，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我淡然一笑，并没有说话。

安蓉自己倒了一杯清茶，端起茶盏道：“我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所以今日只能以茶代酒，胤空哥哥不要怪我。”

我笑道：“我刚刚进门便留意到这件事，正想恭喜你呢。”

安蓉俏脸微红道：“等到这孩子生下来满了周岁，我便带着他回去省亲。”

我连连点头道：“到时候我一定去康胡边境相迎。”

安蓉道：“在这里什么都好，就是有些牵挂母妃，自从离开大康后，我还从未和母妃联系过……”她秀眉微蹙，显得忧愁无比。

我安慰她道：“娘娘的身体向来康健的很，再说那里还有兴王兄照顾，你根本无需担心。”

安蓉点了点头道：“听说父皇曾经答应立你为太子，可是为何至今仍然没有兑现承诺？”

一提到这个问题，我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丝无奈，低声道：“或许父皇认为我还不够资格担当这样的重任吧。”

安蓉道：“胤滔哥哥虽然是和我一母所生，可是我却知道他的能力远在你之下，诸位皇兄之中只有你堪当如此重任，父皇怎会如此糊涂。”

我并不想跟安蓉谈及皇位的归属，所以保持沉默。

安蓉似乎没有觉察到我的意思，仍然道：“我曾经多次和大汗谈论过这个问题，大汗也认为大康的皇位由你担当最合适不过。”

我心中暗道：“拓跋淳熙恐怕最不希望我当上大康的太子，如果我能够继承大统，对他来说将来便会是最为强劲的对手。”

我笑道：“说起来我有些日子没有见到大汗了，他最近在做什么？”

安蓉幽然叹了一口气道：“终日忙于国事，父汗新丧，所有的事情都等着他一件一件的处理，连我都很少见到他。”

我喟然叹道：“家国不能两全，专注国事势必冷落家人，皇妹还要多多理解他才是！”

我忽然有些内急，起身道：“皇妹，我出去一下。”

安蓉笑道：“怎么？才喝了这一点便坐不住了？”

我呵呵笑了一声，走出门外，却看到淑玲仍然在走廊尽头候着，我向她问明去处，忽然留意到她的鬓角带着一件贝纹发饰，这是大康今年最为流行的头饰，我曾经见到楚儿戴过，我笑道：“这发饰很好看啊，在哪里买的？”

淑玲笑道：“前些日子，静德妃娘娘托人从康都带过来的。”

我内心微微一怔，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微笑道：“母妃很疼皇妹啊！”

淑玲点了点头道：“是啊，她时常托人送信过来。”

我淡然笑了笑，转身离去，这无意间的发现让我的心情忽然沉重了起来，安蓉刚才跟我说自从离开大康之后她还从未跟静德妃联系过。淑玲无意间的一句话却证明她所说的竟然全都是谎言，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安蓉的动机，她请我前来吃饭，难道真的仅仅是叙叙兄妹亲情那么简单？

我主动将话题转移到家族亲情的上面，其实我和安蓉之间并未有过太多的接触，也没有太多的骨肉亲情可言，可谈的东西自然很少。我的表情虽然没有任何的变化，可是内心之中已经开始反复的思量，如果静德妃和安蓉私下一直都有联络，她们会不会借用这次的机会将我除去？为兴王龙胤滔扫除一个争夺皇位的最大障碍？

安蓉重新将谈话引入正题道：“听说你的手下跟博贴尔元帅的儿子发生了点不快？”

我笑道：“只是一些小事，我和绿珠已经登门向他解释过了。”

安蓉摇了摇头道：“胤空哥哥，恐怕你并不了解博贴尔其人，他平素绝对是一个通情达理，谦虚忍让的人，可是一旦有人伤害到他的儿子，他会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报复。”

我淡然道：“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该来的总会到来。”

安蓉道：“这件事我会找机会向大汗说明，由他出面调解此事，我想博贴尔应该给他一个面子。”

我微笑道：“既然如此，愚兄先谢过皇妹了。”

安蓉笑道：“你是我娘家人，我岂能让外人欺负自己的哥哥。”

我和安蓉又闲聊了几句，看到天色已晚，起身告退。

我先送安蓉上了马车，这才和阿东上马一路向公主府的方向行来。

行至中途，空中又飘飘洒洒地下起雪来，我放慢了马速，和阿东并辔而行。

阿东低声道：“这次会不会很麻烦？”

我微微皱了皱眉头：“不知怎么，我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阿东道：“是不是因为博贴尔的事情？”

我摇了摇头，这种不祥的预感是自从见过安蓉之后才产生的，我隐约感到一种危险向我逼近，可是我却猜不出这危险究竟来自何方。

阿东忽然勒住马缰，骏马一生长嘶，四蹄硬生生钉在地上。

我从沉思中猛然醒了过来，一把勒住马缰，抬头望去，却见前方道路之上，十七名胡女，将通路完全阻住。她们全都是身穿黑色皮甲，胯下黑色骏马，手中枪刀剑戟，在暗夜之中流露出森森的寒意。

我和阿东对望了一眼，唇角不由得露出一丝笑意，我微笑道：“各位姑娘，在下要从此地通过，劳烦让开一条通路！”

正中的那名年纪稍大的中年美妇道：“你便是龙胤空吗？”

我笑着摇了摇头道：“在下只是过路的客商，什么龙胤空，我并不认得！”我忽然想起日间里博贴尔说过，他有十七个女儿，这群女郎不多不少刚好十七个，该不是前来寻找我为忽乎报仇的吧，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还是先应付一下再说，兴许能够蒙混过去。

那名中年美妇目光之中掠过一丝疑虑：“你当真不是龙胤空？”

我笑道：“这位大姐好生有趣，天下间哪会有人改变自己姓氏的道理？”

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道：“大姐！莫要相信他，你看他身穿的服饰，乃是汉人皇族特有的装扮，再说他分明是从七巧楼方向过来，这里是通往公主府的必经之路，他不是龙胤空才怪！”

我循声望去，却见说话的是中年美妇身边的一位少女，我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她的脸上仍然罩着面纱，按照北胡人的规矩，这少女仍然是云英未